

通榆河上的摆渡人

□南京 胡春雷

小时候,我家住在苏北农村的一个生产队。一条宽阔的通榆河,横在了家和学校的中间,渡船就成了我们生产队孩子上学的唯一工具。当时每学期五元钱的渡船费,对于我们生产队里大多数家庭来说,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生产队不到一公里的河边,当时共有三个渡口。相比其他两个渡口的位置和船坞,老李的渡口显得有些简陋,渡船也破小一些。可他每学期只收学生一半的渡船费,我们情愿多走一些路程,也选择到老李的渡口过河上学。

老李常年穿着一身旧军装,洗得都有些发白。他消瘦的脸庞上,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,把船要起来也是又快又稳。船至河中央,总有多事的人问:“老李,你应该当过兵吧?有没有上过战场?”老李每次只是笑笑,既不承认也不否认。

虽然每学期的渡船费只有两块五毛钱,可还是有不少学生会拖欠,老李从来都不催不问。有一次,我在街上看到几本喜欢的书,心里斗争了半天,最终把兜里准备交的渡船费掏了出来。后来好几天,我渡船都是躲在人群中,生怕老李开口问我我要渡船费。

那天,老李身体不适,他儿子临时替他摆渡几日。他一边摆渡,一边拿着账本,催没有交渡船费的学生,甚至以停止摆渡加以威胁。大家都陆续补交了,轮到问我时候,我支支吾吾,实在没有办法了,便撒谎说:渡船费前几天给了老李

了。可他的儿子不依,坚持账本上没有我交费记录,还不让我上船。直到我母亲闻讯而来,跟他儿子大吵了一架,我才得以渡船上学。之后的日子,我在渡船时一直不敢正视老李,直到老李说可能记错了,这件事最终才不了了之。

几年后,我报名应征入伍,并如愿考上了军校。第一次放假回来,我特意穿着一身整洁的军装,从老李的渡口摆渡回家。老李看到我,十分客气地打着招呼,他的腰弯得更厉害了,可摆渡的活依旧潇洒。船靠岸后,我坚持把十元钱塞到他手里,愧疚地说:“那学期的渡船费,我其实一直还欠着。”老李坚持不收,笑了笑说:“那天,别的学生都交了渡船费,你手里却拿了好几本课外书。后来我儿子说你的渡船费没交,我就猜到了怎么回事,当时可没有家长舍得给钱让你们买课外书的。那时我就认定你将来会有大出息。”老李咽了一口唾沫,憨厚地笑着说:“伢子,你可是我摆渡出去的第一个军官哩,我都替你感到骄傲。”

以后每次回家探亲,我都要在老李的渡口停下,坐他的船摆渡回去。这几年,家乡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,不少渡口架起了桥梁,渡船的客人也渐渐变少,大多数摆渡人也改行做了其他生计。可老李的渡口一直在经营着。趁着摆渡的空隙,我十分疑惑地问他:“现在大家都从桥上过河,每天也没几个人渡船,你怎么还守着这个渡口?”老李一脸认真地说:“只要有一个人需

要,我就会坚持摆渡下去。”看着老李的背影,我眼眶一热。

我军校毕业后,到基层部队当了一名排长,回家的机会更少了。跟家人的通话中,我得到了不少关于老李的消息。他的一对儿女已陆续在县城工作成家,买了房子成了城里人,老李的媳妇也到县城帮忙照看孙子,只有老李孤身一人,还在守着这个渡口。随着乡村的发展,原先的生产队也变成了乡镇,镇里为了方便交通,决定拆除老李的渡口,再建造一座桥梁,可老李的工作却怎么都做不通。家人专程从县城回来,集体开会一顿劝:“跟我们到城里享福吧,你现在年纪也大了,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,我们也不放心啊!”老李只是笑笑,一句话也不说。

后来,我听说老李上过前线打过仗,但由于身体有伤,他主动申请复员回到家乡,默默当了一名普通的摆渡船工。

直到去年,我听说了老李去世的消息。家人在收拾遗物时,发现在一級战斗英雄的勋章下压着一页纸,是当年生产队和老李一起上前线的小猴子留下来的。小猴子知道自己很难生还,就给负伤的同乡老李留了一封信,请他照顾在渡口当摆渡工的父母。老李信守自己的诺言,最后复员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摆渡工,帮忙照顾小猴子的父母,在渡口一呆就是40多年。

在老李的心里,他每天摆渡的不是一个一个客人,而是摆渡着战友们的灵魂,摆渡着一种信念!

高考记事

□南京 刘月雄

三十年前的高考,犹如一块伤疤,在我心底拂之不去。那一年,睡眠很差,搅得我时时头疼,苦不堪言。高考前一天,头疼又像嵌入脑壳的狗皮膏,死皮赖脸,任我一夜辗转反侧,也扯它不下。次日一早,妈妈推着自行车,载我去了卫生所挂水,为了跟时间赛跑,一大瓶药水,被医生加速推进我的体内。然后,人开始晕乎,有气无力,头上冒汗,眼前模糊,胃里翻腾。上天似乎给我下了一个魔咒,开局不利,可想而知,高考后甩给我的是接二连三的挫败与苦闷。

之后无数个日子,我都在想着高考那一年的种种遭遇。如果我那个小县城的家门口没有涌进那么多摆摊的商贩,如果他们不那么早为了占位在我家的窗下争吵谩骂,如果没有这些日复一日的争抢,我是不是就不会失眠,而陷入没完没了的焦躁与痛苦的泥沼里不可自拔?当年的我还有家人,怎么没想到去住学校宿舍呢?如果住校,以后的日子会不会改变?我常常翻过来倒过去地想,无法控制地思前想后。可惜,人生不是歌唱的磁带,无法倒带,倘若穿回过去,听到的难免是同样的歌词,一次又一次的人生复盘,忧伤爬满心头。

及至四年前,我们带着祈盼,迎来了女儿的高考。第一场考试结束,校门口挤满了我们这些望眼欲穿的家长。那些鱼贯而出的孩子,一张张脸上,写着各自的日月阴晴圆缺。我在人群中巴巴地搜寻,等到学生走光了,才见到角落里的女儿。班主任正跟她说着

什么,然后看她慢慢低头走出来,脸上挂着要哭的神情,我的心一沉,忧伤再次还原。女儿录取的大大学并不理想,看着她一天天沮丧颓废,听着她不停地埋怨吐槽,我和先生也常常自责懊恼。如果当初按照女儿中考的成绩上了29中,而不是随她意,就近选了“老师和同学都熟悉”的学校,她的高考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呢?我像一头反刍的老牛,不停地咀嚼“如果”,可是人生没有“如果”,我只能在假想中一遍遍失落。

女儿大三时,由于疫情,待在家里的她开启了拼命学习模式,房间的墙上,贴满了各种励志的口号和她要学习的重点内容及图表。不再沮丧不再犹豫,她夜以继日地坚持,果然,星夜不负赶路人,她以第一名的成绩,通过了研究生考试,被心仪的大学录取。

这一刻,我欣喜之余,更多释然。我想到了那个曾经苦苦挣扎的自己,在一次次的失落中,我自卑过,彷徨过,不甘过,但终究没有停歇努力的脚步。记忆最深的,是会计师的考试,那天,我在桌前认真答题,孩子在我肚里踢踏得欢腾,她是在提前庆贺妈妈考试成功吗?作为母亲,我并不出色,只是“想跟孩子一起成长”,就那样笨拙地努力着……

高考日,我回首过往,那些曾经砸给我和女儿的挫败和失意,无疑是人生最深刻的伏笔。人生起起落落,也许落是为了更好地起跳,只要我们不放弃,那些摸爬滚打的痛,终将成为人生完美的跳板,带我们跨越那些挫折吧,谁说不是呢?

风雨和悦洲

□南京 吴月华

和悦洲原名荷叶洲,位于安徽铜陵大通镇,是一座经千年泥沙沉淀而隆起的江心洲。洲呈圆形,四面环水,似一张荷叶漂浮于大江之上。初夏的周末,我们一行来到大通渡口,急切地等待渡船将我们载往江心那座小岛。

这里坐江轮不用买船票,每天开船时间以人满而定,坐船的是岛上居民和游客。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以种菜、卖菜为业,他们长年累月挑着箩筐或拖着板车往返于江两岸。

前行的船,将清澈碧绿的江水分拨两边,约一刻钟的水路时程把我们载向和悦洲。下了渡船,从江滩踏上小岛,一条蜿蜒曲折凹凸不平的石板路,牵引我们走向寂静的和悦老街。

和悦洲作为大通镇的一部分,与大通古镇隔江相望。据史料记载,在清末民国初鼎盛时期,常住居民有九万之多,商贸云集,江上帆樯林立,洲中万家灯火的繁盛景致,被喻为江南的“小上海”。

繁华和富贵,戛然终止在抗战的烽火之中。从此和悦洲连同千年古镇大通走向衰落,留下在风雨中飘摇的寂寞老街供后人凭吊。

踏着老街的石板路前行,

公里长的大街两旁,一座座老屋紧紧相拥在一起,鳞次栉比、青苔斑驳、断瓦残垣的马头墙老屋敞开大门,若断若连的残墙上,木椽坍塌倾斜,粗壮结实的房梁袒露在外。有的断墙上还生长出绿色小树,有的门庭院落中伸展出几枝盛开的绣球、月季花、栀子花、玫瑰花、汉莲花、百日菊等。脚下的麻石缝里,东一棵西一棵窜着青绿的抓根草,清清浅浅相顾安然。

漫步在空落落的街道,高低凹凸、或大或小的建筑,默默地倾诉它们曾经的辉煌沧桑;一步一步走近,触摸斑驳的墙壁和砖石,又生怕我们的来访惊扰沉睡老街的繁华旧梦。这片生于云梦大泽中的荷叶,向我们展示质朴与原始、圆满与自足,在一片碧水林花里激荡出历史的潮音。

岁月更替,如今的和悦洲成为“历史街区遗址”,成为铜陵市的无公害蔬菜基地,古渡口成为和悦洲与古镇的重要水上通道。它以淡雅恬静的田园风景、淳朴的民风、厚重的历史文化,深深吸引着远方的客人。那个叫和悦的渡口,世居的儿女饮着甘甜的水,守护着家园;用精诚的耕耘,蓄积重生的力量,绽放出如初的青翠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55 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

忽而今夏

□上海 梅莉

昨日,钢琴老师打电话来,问我今年我家钢琴要不要调音,如果要调的话,她安排调音师傅把几个学生家的琴一起调了。我闻言一愣,去年是什么时候调的?老师说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呀。而我依稀记得是不久前才发生的事,那个胖胖的调音师调好音后,随手弹了曲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,水平之高令我这个至今只会弹一首约翰·汤姆森简易钢琴曲目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一年时光已经倏忽而过,忽而今夏。小区的两棵银杏树,冬天的时候,叶子落得光秃秃的只剩下干枯瘦削的躯干,春天一到,它们就像电影转换镜头似的一夜之间披上了新装。到了夏天,它们呈现一派绿意葱茏,银杏小果初结成青壮年模样。树的四季对应人的一生,

如古人所言“天人合一”。站在银杏树下,想,此时的我对应它的是哪一季?我应该已经轻越过人生的盛夏,一脚跨入秋天的大门,叶子开始变黄,岁月变得沧桑,但秋天亦有童话般的静美。

回小城看妈妈,她高兴得买来一堆我爱吃的早点。包了油条的粢饭卷、金陵包子店里的雪菜包、新鲜的大肉粽,都是我的心头好。妈妈恨不能让我一刻不停地把它们统统消灭掉。我边吃边和她唠嗑,她告诉我二楼的上海阿婆前天跌倒在楼梯上,被五楼的老方扶起来送到医院,昨天就走了。“阿婆多大年龄?”“八十二。”忽然想起以前每次遇见胖胖的她,总是用上海话和我打招呼:“妹妹侬下班啦!”在这个夏天,她已如一滴水蒸发不见。

前些天又到花鸟市场搬回几盆绿叶植物,每年到夏天我才想起来更换一茬,因为前一年的花草们经历一个凌厉的冬,再加上一个致命的倒春寒,不幸又遇上主人是个植物杀手,导致它们死的死、残的残。但是家中无绿意可不成,绿是人类的肺,所以,我还是继续把它们请回家。最值得庆幸的是,一盆铜钱草跟随我多年,依然葱绿茂盛,圆圆的叶子如少年的眸子般清亮动人,似乎很信赖我。

夏日不想出门。双休日宅在家里,看看书、做做清洁、听听音乐,弄些简单饭菜,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,苦夏亦有甜,日子过得飞快。李清照说:“枕上诗书闲处好,门前风景雨来佳。”夏天的诗书与疾雨,的确是消暑佳品。